

# 黑帮分子超本国人口1% 国家豪赌比特币损失巨大 中美洲小国 萨尔瓦多往事

一群仅穿着白色短裤的男子双手背铐，低头席地而坐，远远望去，竟像是纹身的海洋。这不是什么黑帮电影里的场景，而是真实出现在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。

今年2月底，该国总统纳伊布·布克莱在社交媒体上宣布，2000名帮派分子将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监禁中心，那是一座可容纳4万名囚犯的超大规模监狱。“他们将在那里生活数十年，混居在一起，无法对民众造成任何进一步的伤害。”

作为中美洲面积最小的国家，萨尔瓦多在国际上一直缺乏存在感，但近年来却屡屡因为黑帮问题而得到关注。

该国人口不过600余万人，但黑帮分子却有超7万之众；单单是2022年3月的一个周末，该国就接连发生了多起与黑帮相关的杀人事件，共造成87人死亡。

自1841年独立以来，萨尔瓦多几乎从未有过安宁岁月：他国干预、军政府统治、连年内战等，让萨尔瓦多人民苦不堪言，动乱的社会也为黑帮的生存提供了土壤，而举国押注虚拟货币失败，更是让本就不富裕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。

尽管如今的萨尔瓦多政府打击黑帮的意志非常坚决，但若无法妥善解决就业问题，国内依旧会陷入暴力与罪恶的死循环。

## 动荡两百年

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，南邻太平洋，国土面积仅为2.1万平方公里，与威尔士大小相当。

该国与洪都拉斯、危地马拉被称为“中美洲北三角”，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西半球最混乱的地区之一。

16世纪起，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这片富饶的土地。屠刀之下，萨尔瓦多成为了危地马拉总督府下的一个殖民地。

从发展条件来看，萨尔瓦多坐拥天然良港与肥沃的火山土壤，自西班牙殖民时期起就大规模种植阿拉比卡咖啡豆。

但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优越的自然条件没能带给萨尔瓦多人民财富，反而是他们近200年噩梦的根源之一。

在美国资本的扶持下，萨尔瓦多形成了明显的寡头政治格局：亲美的政府掌握着国家行政权，依附美国资本的大地主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。

到了1955年，萨尔瓦多对美的进出口额，分别占据了该国进出口总额的六成左右。

绝对的垄断意味着腐败与盘剥。1975年的统计数据 displays，仅占萨尔瓦多全国人口不到5%的垄断资本阶级“14个家族”成员，坐拥有了全国90%以上的财富；而在另一边，该国有41%的农村家庭没能拥有哪怕1平方米的土地，几乎没有小农家庭能自给自足。

在城镇建设方面，萨国城市失业人数高达40%，光是首都就聚集了30万失业者。

过度的贫富差距，让萨尔瓦多变成一个巨大的火药桶。1980年，愤怒的萨尔瓦多人揭竿而起，国内局势被彻底引爆。

援助反政府军的苏联，和为军政府提供经济与军事支持的美国，共同把萨尔瓦多当成展示国力的角斗场。在美国的强势输血下，军政府赢得了内战，并对异见分子展开了残酷清洗。

连年的动乱让大量枪支流入民间，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政府无法掌控的领域，这也为后来萨尔瓦多黑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。



法国摄影记者克里斯蒂安·波维达曾花了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黑帮Mara 18。

## 出口转内销的“地下之王”

1969年，墨西哥城一座足球场，随着当值裁判的一声哨响，在墨西哥世界杯北美赛区外围赛的比赛中，萨尔瓦多通过加时，以3比2战胜了洪都拉斯。

这是双方在该月内第三度交锋，洪都拉斯在先胜一场的情况下连输两局。愤怒的洪都拉斯球迷与萨尔瓦多人展开混战——在前者看来，大量萨尔瓦多人前往洪都拉斯打工，挤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，如今萨尔瓦多还在球场上战胜了洪都拉斯，这简直不能忍。

同年7月14日，萨尔瓦多率先空袭了洪都拉斯的空军基地，双方打了6天后即宣告停火，但直到1980年才签署和约。这场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的奇葩战争，被称为“足球战争”。

“足球战争”让30万在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侨民回到国内，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。更严峻的是，战端一开后，萨尔瓦多较为倚赖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彻底停摆，其也被排除了区域经济体系。

一些实在活不下去的萨国人，尝试前往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淘金。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，仅2017年，萨尔瓦多就有59400人申请前往其他国家庇护或避难。考虑到申请避难手续繁琐，更多萨尔瓦多人选择“硬闯”——美国边境警备队曾披露，同年有超30万萨尔瓦多人企图非法入境美国。

早在1980年代，逃亡到美国西海岸的萨尔瓦多年轻人聚集到了一起，在洛杉矶市第13街，组建了名为“Mara Salvatrucha 13”（简称“MS-13”）的黑帮。

就像《教父》里的柯里昂家族，创建黑帮之初只是为了自保一样，同样是外来者的MS-13，起先也不过是少数族裔的抱团取暖。

随着越来越多在萨国内战中失利的武装分子加入，MS-13不再甘于防守，有枪有人的他们开始与其他帮

派火并。从战场下来的年轻人，很快就把本地黑帮打得节节败退，MS-13隐隐有成为洛杉矶地下之王的势头。

1992年，萨尔瓦多正式结束了12年内战，对MS-13忍无可忍的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手段。如此一来，“出口”到美国的MS-13，很快就转向萨尔瓦多“内销”。

那些在美国监狱里掌握各项犯罪技能的帮派分子被遣返回萨尔瓦多，带去的自然是犯罪的种子。

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的国际命案数据显示，萨尔瓦多的谋杀犯罪率高居世界第六，2019年每10万人中有37人死于谋杀，而这已经是政府逐步治理后的结果了——2015年，该国每10万人中有105人死于谋杀，几乎要追上刚结束内战那几年的数据。

除了本国以外，MS-13的影响力遍布整个中美洲。

2017年8月，MS-13成员血洗了危地马拉一家医院，造成7死13伤，此时距离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呼吁各国联合打击MS-13，才过去短短一周。

除了跋扈的MS-13外，中美洲的另一黑帮Barrio 18（也称“Mara 18”，中文译为“18街帮”）也在萨尔瓦多横行无忌。2009年，法国摄影记者克里斯蒂安·波维达在跟拍Mara 18以拍摄纪录片后，被该帮派残忍杀害。

这两个组织成员数相加，达7万人之众，这就意味着，平均不到100个萨尔瓦多人里就有一个是帮派分子。

一位警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黑帮比政府更有控制力，“当我们回家时，一个街区里可能住着一个警察和100个帮派成员”。

即便在监狱之中，两帮人马也斗得你死我活。2017年，双方在圣安娜监狱展开大规模械斗，狱警待事态平息过来收尸时，已有超20人被斩首或肢解。



萨尔瓦多启用特大监狱，用于关押帮派成员。



电影《无名》(2009)中的很多演员在现实中就是MS-13的成员。

## 错把比特币当救世主

世纪之交以来，黑帮问题困扰萨尔瓦多20多年却不得解，根源还是分配不公。

2021年，萨尔瓦多人均GDP达到了4551美元，刚刚迈进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门槛。这对于一个连年动乱的国家而言，实属不易。

“离天堂太远，离美国太近”，这一解释拉美地区国家困境时万用的金句，放在萨尔瓦多黑帮问题上同样适用：萨国的既得利益者们托庇于美国逃过了清算，除了垄断阶层从“14个家族”变成“90个家族”外，该国分配不公的现象较内战时期几乎没有好转。

旧有经济秩序无法改变，萨尔瓦多只能力求在新兴产业上有所突破。2021年6月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宣布比特币将成为该国的法定货币。“如果世界上1%的比特币投资于萨尔瓦多，就将拉动GDP增长25%。”

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国，萨尔瓦多豪赌加密货币，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——早在20多年前，萨国央行便不再发行本国主权货币“科朗”，这也宣告了该国货币信用彻底破产，一切资金均采用美元结算，国家完全丧失了金融主权。

去年11月，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FTX宣布破产，比特币价格也应声跳水至两万美元以下。布克莱在社交媒体上透露，在该轮下跌中，萨国损失了约700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。

在发展上找不到出路的萨国政府，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到镇压帮派分子上。去年3月，黑帮火并造成87人死亡后，布克莱顺势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；同年4月中旬，他宣布在15天内，已逮捕超过9000名帮派成员。

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布克莱再启暴力攻势。去年12月的一次行动中，萨尔瓦多出动了超1万名军警将城市团团包围，只为将黑帮一网打尽。

不久前，该国更是启用了一座可容纳4万人的监狱，专门用于关押帮派分子——每间100平米的牢房内将关押超过100人，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

惩治黑帮固然大快人心，重锤之下，黑帮或会很快销声匿迹，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，只要原有问题不解决，这些根植于社会黑暗角落的势力“春风吹又生”的时间，似乎并不会很长。

据《南风窗》